

我 爸

我爸若是活着,该99岁了。

我爸是个老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四十六岁的我爸得了我,待我记事起,我爸就五十多岁了,在农村,算是老人了。

“你爸呀,一辈子也没享着福。”我爸过世后,看到我们的乡人都不忘说这句话。是啊,一九八七年,我哥工作了。一九八八年,我爸走了。

我爸一生最高兴的日子只有两天。第一次是哥哥考上大学那天。我爸的背有点儿驼,走路却很快,高兴的时候走起路来就是飞快,我相信那天一定是我爸有生以来走路最快的一天。当我哥的录取通知书在我爸的兜里,一次次地被小心翼翼掏出来的时候,当乡人用羡慕的眼光瞅着我爸的时候,当我爸指着上面的字儿,听他们笨笨咯咯念的时候,我爸的眉眼就一直在笑,我爸的背,哪天都没那天直。

我爸其实是认字儿的,我爸读过书的,我爸那天一定是装作不识字儿了。那天如果有喇叭,如果可以,如果再借着点酒劲儿,我爸一定能对着喇叭大声喊:我儿子出息了。上啥学?都穿成啥样儿了?让你儿子回来种地得了。比你有权的人家的孩子都种地了,你还硬逞啥强?断顿了还供学生,真是个劲儿,你儿子还能咋地?.....

这些话,很多乡人都说过,还是鼻涕娃的我记不了许多,却也记住了一个叫刘喜贵的瘦高个老头儿说这话时的不屑模样。他们家过得好,只是家里没一个学习好的孩子。他说这话的时候,正用扫帚扫着院子,灰尘像阴云一样,旋着圈儿沉浮在他左右。他的个儿很高,扫帚把儿与他的身高严重不符,却也扫着,一直扫到大门口儿。扫着的时候,也不忘对路过他家门口的我爸,甩出这样的话。

我爸第二次开心的日子,该是我哥开着车回乡的时候。当我哥拉着大米、白面、豆油、猪肉还有那厚厚的棉工服回家的時候,当然,还有酒。我爸今生喝的最好的酒——大庆老窖。

我哥送给我爸的那套棉工服,蓝色,活里活面儿,金黄色的绒里儿。我记得我爸用手摩挲着那毛茸茸的里子时的表情,像是抚摸一个婴儿啊!

我爸是合格的。当我做了母亲之后,我就一直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冬天的早晨,屋子里冷得冻脑袋,我爸总是不忘把我们哥仨的棉衣,放在灶炕边上烤一会儿,然后再一个个地抛给我们,这时,我们便雀儿一样弹起来穿衣服。穷人家孩子早晨的幸福莫过于此吧!

无论多穷,过年的时候,我爸都会给我们做身衣服。记得我爸最后给我买的衣服是件天蓝色的碎花袄罩,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还顶嘴说好像老娘们儿穿的。

过年了,即便不喜欢,也一定要穿上让我爸看到。我知道躲不过却一直罩着不穿。那个年三十的早晨,我把爸我翘到院子里,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心力交瘁的他,当时该是怎样的无力?那件衣服的模样,现在想想,挺好看的。

我妈脑子有点糊涂,我爸绝不允许我们仨对我妈不敬。一次,放学回来,我妈没有做饭,我对我妈喊了一句,还一脚踢飞了鸡食盆。

“那是你妈。”我爸抡圆了手臂,给了我一巴掌。那是我爸打我最狠的一次。从我爸圆瞪的双眼里,看到了他对我的失望。

我爸心疼我妈,我妈的脚后跟,每到冬天就裂。我爸就会在灶坑里烧上几个土豆,待土豆熟了,我爸将其去皮,放在炕沿上,拿上个小铁锤砸啊砸啊,直砸到糨糊状,再抵进我妈的脚后跟,边抵,边说:“你妈的脚呀,裂得像小孩嘴儿。”随后,取布,给我妈包上。

印象中,我爸的腿总疼,“老姑娘,来给爸压压腿。”每到这时,我就可以坐在我爸的腿上,向他提一些在我看来很遥远的东西了,我会向我爸要觊觎已久的钢笔,小人书,文具盒,我爸就笑着看着我一一答应。于是我就一颠一颠地在我爸的腿上笑个不停了。

多年后我想着我爸,想着我在我爸腿上颠儿颠儿的场景,还会有一番暖意心头漾开。我知道,我爸是爱我们的。虽然他从未说过。

我爸嗜酒如命。我家有个小酒壶,白颈儿,上面是一支罍粟花,带着诱惑与无奈。酒,让心力交瘁的我爸,一次又一次地麻醉于其中。日子要过下去,孩子要上学,我爸无法从我妈那儿得到丁点的抚慰与理解。就连给我们洗头这样的小事,都得是我爸做。

我爸,心里得有多苦?多累?喝多了,这些烦恼就都没了呢。

一九八八年的三月,春节刚过,我爸的脸色一天不如一天,咳嗽剧烈且痰中带血。一纸电报寥寥数字:父病子还。我把我哥唤了回来。几日后,我便会同我哥一起去了大庆。那一天,却是我和我爸最后的离别。

同年四月二十日,我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日,是谷雨,老天似乎也为我爸落泪,下了几天几夜的雨呢。

出殡那日,我看到了存在殡仪馆冷冻室里的我爸,我爸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哥用手轻轻地抚下他的双眼,而我爸却又“倔强”地睁开了。反复数次,终没瞑目。

如今,我爸安详地躺在家乡浩尔沁的草原上,每每清明或闲暇日,我们便会来到我爸的坟前,捧几捧土,烧几张纸钱,寄托对我爸的哀思。

我爸的家,每到夏季便会有蛙声一片,野花飘香。

◆人间小景

灯

石良谟

我很小的时候,乡下点的是榨油灯,这种榨油灯还要家境好的人家才有,因为榨油要用木梓(白籽)换。这白籽是乌桕树上结的,可乌桕树不一定家家有。我家有几棵乌桕树,每年都要捋些白籽来,然后油坊的人挑清油上门,你给他白籽,他就用端子打油给你。记得每年顶木梓的时候,总是我姐夫顶,顶子刀月亮形,刀口朝上,将刀安装在一根竹篙子上,用手向上顶。下午太阳落山,霜风一起,手脸就冷起来。妈妈胸前系个围裙兜,带着我姊弟俩,有时还有别人在树下转来转去,从“灯笼窝”上折下帚子,一把一把地用棕叶扎好,用稿捆好,再驮回家。散在地上的碎籽,就丢下让别家孩子去捡。

点榨油灯还有灯架子,这灯架子是竹子做的,小巧玲珑,有四个脚,后边有靠子,上边有许多横档竖档。虽说仅八寸高的架子,可上边却有八十八个眼,这都是上档子要用的。架子中间有一个竹枰是储备油的。架子上方放个灯盏,这灯盏有铁的,也有瓦的,里面放上二至三根灯草,添上油,点起来挺亮的。我家有两盏这号灯。天黑,妈妈就

从房里拿出灯来,挂到门框的钉子上,既能照到厨房,又能照过道。房里点上一盏,满屋子都亮堂堂的。我外婆有次拉着我的手说:“我打个谜子你猜猜,远看一滴滴,近看一滴滴,一房装不到,还是一滴滴。”这谜底就是榨油灯。

没有榨油灯的人家就点摺篾。我家有时也点摺篾,这种摺篾六尺长,是摺剖的,剖好后晒干,干了又放到水里去浸,浸变色了,又拿出来晒干。有时逢久雨,就放灶膛里煨干。点的时候插进墙缝里,点得呼呼着。点完了一枝又换一枝。我家是每个房里点一枝,也很亮。

有的人家连这种篾也点不起,就只好摸黑。山头上人家就点松明子,把个屋子熏得黑黑的。小时我常去外婆家,外婆是孤苦老人,一个人,双目失明,老人会讲故事,乡下人叫讲白话,还会打谜语,不知哪来许多。她家总是点摺篾。有时随外婆到三姨娘家,姨妈家在大山头上,点摺篾,也点松明子。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合作化后,我们开始点煤油灯了,那时叫洋油,据说是外国来的。不过这时的煤油灯是油盩上插根灯草的。有铁油

盩,有瓦油盩,比点摺篾要方便多了,也亮多了。

1960年代初,人们开始点台灯了,那时台灯是敞头灯,没有灯罩子。我家也是敞头灯,要打灯花。可是没过几年就被罩子灯代替了。这是一大进步。但晚上看戏走夜路,到山棚去看野猪,都是打火把,火把是干蒿子,干篾绒,干向日葵杆子做的,既可照明,又可吓野兽。放筏的人雨夜到河边去望筏,去看筏,大多点马灯去,拎在手上,有罩子,避风。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到了1980年代,我们山区农村也先后电气化了,家家户户装电灯了。梅寨村烟岭组老赤卫队员左华根家的吃饭桌上头悬空安了个灯泡,正当一家人吃晚饭时,灯泡突然亮起来,通电了。老人高兴得放下筷子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情景,这故事一时间在周边传扬开来,一直流传至今。

今天,每当夜幕降临,天上的星光,地上的灯光,融为一体,分外灿烂。在这宁静的夜晚,坐在写字台前,扭亮台灯看书写作,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大地如歌
李昊天 摄

伊河·龙门

刘承亮

你把伏牛山上的晨雾织成云裳
像一条丝带抛向龙门山
飘逸在洛邑之间
揽星月入怀
涓涓流淌的声音
撰写着华夏文章

《诗经》里的伊水
洗不尽你的欢乐与悲伤
你越过伊阙跳过龙门
重整了河山
镌语刻在石头上
石窟的晨露在残垣上
熠熠生辉

石窟上的雕像栩栩如生
脸上的印迹是雨还是泪
没有人知道
或许是伤
我问了千遍
只有风在传唱

石壁上的凿痕深深浅浅
所有的故事都风化成诗行
断指在莲花上生出新芽
慈悲的佛陀依然在微笑
依然在俯望芸芸众生
所有的心思都浸在流淌的河水里

你像一条彩色的经幡
飘扬在伊阙之间
喝着你的乳汁长大的洛河女子
仿佛在远方
咏颂着《洛神赋》的篇章

陈挺松的诗

月夜归来

夜半归来事如麻,清风明月入谁家?
葡萄架下无人问,一墙青绿一壶茶。

雨夜临贴

闲来何不闭疏窗,闲适惆怅又轻狂。
乱笔纵横三千字,管他人间短与长。

雨夜问竹

人言无竹不安居,亦学东坡种一株。
三年只在坛中卧,参天何日是丈夫?

笼中兔

半截黄瓜作粗粮,尔吃瓜皮我吞瓤。
闲来且把菊花嗅,又枕清风梦一场。

再题栀子花

昨夜含苞空蓄蕊,今宵雨后三两枝。
几株嫩绿随风舞,一轮明月正当时。

盆栽喜遇土人参

半尺盆中一抹红,藏身果蔬也从容。
少年不识天涯草,说与先生辨异同。

秋 桂

满园黄金色,深秋茂然开。
一夜秋风舞,零落在石台。

九华山下饮茶

寒雨夜色中,清茶意正浓。
山静无长物,且听檐下风。

云南双柏山中行

花间一相逢,经霜复入冬。
流云蔽四野,山色有无中。

雨中登铜钹山

求仙访道欲何从?尽在东南第一峰。
我欲乘风归玉宇,只在青山白云中。

岳西观杜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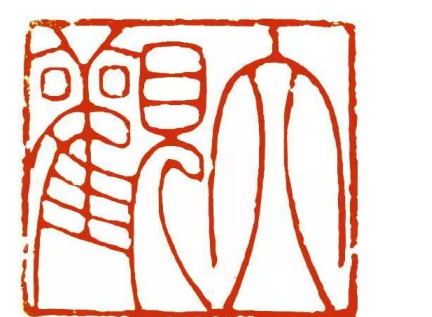
万壑千峰到岳西,山花红遍树高低。
非是杜鹃能醉客,此地春风化雨奇。

重庆返程途中

西入巴蜀夜未休,月上危崖江水流。
东风吹我又将去,临空回望是渝州。

车过南京遇堵车

驱车亦不得自由,心如流云马悠悠。
方从玄武桥上过,却望何处是扬州?



青梅,原名张淑玲,蒙古族,黑龙江省肇源县人,现任《大庆晚报》、室尚大庆编辑。

故乡的“六月黄”

吴兆敏

老家在皖南歙县南乡的一座高山上。山沟尽头的坡上,散落着十几户人家,耐旱、耐贫瘠的“六月黄”在山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六月黄”是农历六月成熟的大豆,是儿时人多地少的山里人家竞相种植的作物。

年少时的三伏天,酷热,好在晨风清凉。天刚蒙蒙亮,正在熟睡的我 and 姐姐们就被母亲叫醒,睡眼惺忪地坐在门坎上。父亲在准备上山拔豆挑豆枝用的工具:松木两头削尖的“冲担”、尺余的“Y”形树枝两枝头扎在一起系上棕绳的“拘索”。我们趁太阳还未爬上对面山头翻山越岭去地里拔豆。豆枝上沾满了露水,清晨拔豆一是不热,二是豆荚不会爆裂。蓬松沙地上的豆子相对好拔,板结地里的豆子只能用刀割。太阳升起时,一人挑着两捆豆枝回家,摊在门口的坦上暴晒。临近中午,将豆枝翻个面继续晒,下午两三点钟,当豆子噼啪啪响从豆荚中崩出时,就可以打豆了。豆车在空中不停地旋转,一下一下重重地击打在豆枝上,豆粒大的汗珠在父亲的背上流下,父亲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一把,又继续打豆。我负责捧去豆枝,母亲和姐姐负责筛豆,最后用风车筛去轻飘的细枝末叶,一粒粒滚圆饱满的“六月黄”便落在八卦篓里。

豆莫可舍不得扔,放在屋檐下,用作烧饭的柴禾。干燥的豆莫引火快,放入灶膛,火苗直窜。

趁着大晴天,将打好的豆子倒入大木桶里淘洗干净,捞出晒干,放在大木柜里贮藏。一半榨油,一半用着做豆腐、豆酱、豆豉。

当地人称榨油的地方为油榨。油榨在山口村子的水口,离小村子五里地,

远远就能闻到豆油的香味。几名壮汉,打着赤膊,相互协作,炒豆、碾粉、蒸粉、箍饼、填槽、击楔,紧张有序,忙而不乱。一根长长的粗木悬在房梁上,木头顶端包着铁皮,几个汉子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将粗木精准地撞向木榨里的木楔。豆箍饼一点点被挤压,晶莹剔透的豆油流出来,从初时的线状直至滴尽最后一滴。

新鲜的豆油装在陶制的油坛里,放在阴凉处。那是一家老小一年的炒菜用油。“六月黄”产量低、出油率低,平时炒菜舍不得多放一勺,逢年过节父母才会大方起来。农历七月半,倒上半锅豆油,煎茶馓、煎面墩、煎辣椒、煎紫苏、煎南瓜、煎山芋……过年时,煎豆腐、煎油糕,满屋喷香,满嘴流油。油坛里面的油舀光后,坛底有一屋厚厚的残渣,黑黑的,舍不得倒掉,用几张火纸浸出一点油来,揉进面粉,做成油炸面捻饅,吃起来微苦,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算是美食了。

榨油后,剩下的“六月黄”可以做豆腐。山里人,家家会做豆腐,遇上谁家婚丧嫁娶,会舂几升豆子做许多豆腐。平时母亲做了豆腐,伯伯、叔叔家会用官升装一升半升豆子来换几块豆腐;吴家做了,李家会拿豆来换,以物换物,不知流传了多少年多少代。

我家有一坛浸臭豆腐的卤汁,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坛,是爷爷从老家浙江金川带来的。每次豆腐做好,母亲总会切一盆放在黑黑的卤汁里浸上一会,刚捞出时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吃上两块。母亲用豆油煎炒加上青椒,特别好吃。秘诀是老卤底料好、“六月黄”做的豆腐好。邻里乡亲谁家想吃

臭豆腐了,就拿几块豆腐到我家来浸,母亲总是热情地帮忙。

豆腐切成小块发酵几日,粗盐炒至金黄,撒上辣椒粉,冷却后将豆腐裹上椒盐装入瓶中浇上豆油,母亲做的豆腐乳是吃玉米糊的好菜。

新收的“六月黄”浸泡膨胀后,加入八角、茴香、盐,煮熟,放在烈日下晒上几天,就成了豆豉,可以吃上一整年。上学时抓一把放在口袋里,吃得倍儿香。

夏天火热的阳光适合晒酱。做“六月黄”豆酱也是母亲的拿手好戏。豆子浸泡煮熟,拌上面粉,铺在竹匾上,盖上一层带叶小树枝,三五天,豆子上就会长出黄绿的菌来,成了酱醅。酱醅捏碎放入陶盆,加入食盐,酱醅遇盐慢慢融化,酱盆搁在门口石台上,阳光照着,酱醅慢慢变黄变红。雨天也不用搬回家,盆上扣个斗笠,地里摘一只野生的花皮小瓜,去籽切条,埋在酱里,我们叫它酱瓜。刀豆整条埋入,一月下来,酱瓜、刀豆被酱汁浸透,通体乌黑,切成小片用豆油小炒,咸香,是下饭的小菜。

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小山村已人去村空,山地里早已没人再种“六月黄”,想必是产量低、市场上随时可以买到大豆的缘故吧!好在“淳安六月白豆”被列入了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在我看来这“六月白”就是老家的“六月黄”。

去年夏天,在金川的一个村子里,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晒着豆子,我说这是“六月黄”吧!一位六十多岁的妇人说:是的。买了两斤带回小城,磨成豆浆,那一刻我闻到了儿时的豆香味道。